

77 聯經文學

紅顏

老已

蘇偉貞 · 著

紅顏已老

蘇偉貞·著



聯合報叢書

紅顏已老

著者 蘇偉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合報社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

總經理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八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臺幣一〇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第六次印行

印翻禁 • 權版有

ISBN 957-08-0224-3

• B 84012-10 •

寫在前面

時常你會對一切關係懷疑，它們總會消失，不是現在、就是未來，越想不去在乎它，就越會發現這個念頭的薄弱性。

卻是仍然活得很好，在時間和心境上，都揮霍得像個暴發戶，一切繼續在被浪費中。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，每一天都在成為過去，每一種感動都在鍛鍊你下次無動於衷，明明早上還盛開的花突然凋落。

你還懷疑什麼？

一切盡在不言中，祇有笑笑，然後順手記下，活著，似乎多了層責任，但是你又更努力的做些什麼？除了節省使用你的感覺，你能保證活著不像個暴發戶？

感謝一切能用代價換得的東西，譬如出書、或者正在過去的歲月。

HW/LU/3/03

目 錄

寫在前面	一
紅顏已老	一
光線	壹
放羊	一七
懷謹一日	二七
奶奶的孫子	二七
重逢	二五
暗影	四
靈犀	五

聯合報六九年度中篇小說獎得獎作品

紅顏已老



章惜比一般人瘦，兩根鎖骨橫在衣領口，倒沒有一般瘦子硬撐的感覺。再回來的時候，眼裡裝著的不是多了些實體，而是多了些空白，去國四年，下了飛機，在臺北領洗了一番六朝金粉般的繁盛，余書林送她到車站，坐了平快火車慢慢盪回臺南，沒有一點歸國學人的派頭，快與慢，現在在時間裡都失了意義；收票員收回票根時，深深看了她一眼，不甘心的又追著她的背影。

章惜，是比一般人有些味道。

臺南，就那樣，也繁盛了些，也還叫人猛抽一下——是離開過沒有？

四年前，她走時，腳步可不是這樣慢，坐了飛機直接上了臺北、上了加拿大；也是余書林送的飛機，臨走，章惜祇告別了一句——我出去散散心。

章惜就是長了一副做人情婦的臉；五官冷香、十分細緻，長手長腳的總穿著一身素；相處久了，才知道她有一顆多熾熱的心，讓人覺得她去的地方應該是英國；加拿大沒有使她更冷，她的性情好像到了極限，不會更飛揚，也不會更消沈，那天送別，余書林看著她，不能說什麼。

章惜以前很愛笑，笑起來眼角向下一彎，清亮無邪，摔著一肩長頭髮，余書林常摸著她的長髮說：「沒見過一個人墮落的模樣像妳這麼理所當然。」長髮她一直沒剪，夏天，她紮起兩根大粗辮子，一臉仍是茉莉花瓣不明不白的放著香，人家常說學文的人重感情，學理、工的重理智，她在學校唸的是外交，成績總在前幾名，一點不像她整日無動於心的外表，她什麼也不像。

章惜，常去圖書館，她就在那裡認識余書林的。

余書林那時剛從國外回來，擄了個經濟學博士的頭銜，由於他在國外參加了幾個經濟學會發表的些文章都有點份量，回校任教後加上年輕，倒也出了點鋒頭，但是在章惜眼裡他是個最不會算的人，在學問上，他胸有成竹、清晰冷靜，在現實上，他祇明白一點，他比章惜多的東西不多，最明顯的一點是——他多個另一半。

章惜一點不像比他小九歲的樣子，早熟的人他也看過，沒有章惜那麼沉著的，才大三的學生，你講話時，總有股講了太多的冒失感，上課，她光明正大的坐在亮處，氣勢逼人，在圖書館她總坐在角落，那時，余書林上課週圍常是一群學生，顯得章惜更獨自，圖書館資料多，他把學生帶到館外的長廊上，國外唸書的寂寥讓他養成了對書本心無旁鶩的習慣，上起課來一樣不做二用。他們坐在那裡一團朝氣，他經常連頭也很少抬，夾香煙的神采，用食指與中指輕含著煙，用拇指扶著，煙吸的少，劃在空氣中當粉筆用的多，一圈圈在空中劃著，他教的是學問，可是，現在學生的程度不知怎麼還是戀舊，似乎沒有他們那時候好，討論時的問題不是經濟而是金錢，是個人的價值觀念，沒有總體的經濟結構，為什麼這年頭的孩子都那麼急急於利？讓人覺得少了點什麼，他一向吃飯時不知道吃了幾碗，大家一起去看電影也不覺得該抓緊荷包，人為什麼要那麼會算呢？守恬便常說——「你一個月賺幾文啊？」真的，他也不清楚，守恬常唸叨，他不僅知道了自己的弱點，也習慣了別人的弱點，對於守恬的言多「微詞」，他對她說：「妳名字那個『心』旁該改成『耳』旁。」守恬的人其實很好，他當年便是為了她那個熱絡勁兒娶了她，那時候在國外往往一星期說不了十句話，就喜歡了守恬的愛講話，回國後一下子覺得生活中「話」太多，講別人壞話的，推銷自己的，他反而因此更少機會講話，但是，對著章惜，他難得一分鐘不想告訴她些什麼。

那時章惜坐圖書館其實不全為了看書，祇因圖書館裡有「沈思跌坐」的權利，她一味看書時是全心全意，一味抬起頭看外面又往往失了神；他們在圖書館上課，學生問：「在路邊擺個攤子賺錢不算經濟結構行為？」他笑笑，沒來由，卻覺得悲哀；章惜站起來，走到開放書架，快下課時走過來，遞給那學生一本——實業世界。給他一本童話——呆子伊凡；學生裡有人認識她，問道：「什麼意思？」她彎著眼，一派清淡：「各得其所。」她聽了幾次他上課，決定把自己的感覺表現出來，有人曾經打賭憑她的膽識器識，可以去當外交部長，他並不覺得。

他後來也喜歡上看童話，這跟老教授愛看武俠小說是一樣的，那裡面有文字意境的桃花源。

章惜還喜歡做一件事——拿一張紙，不經心、無意識的畫圈圈，有時候幾個圈圈到底，有時候在圈裡畫兩道眉再加上眼睛、嘴巴；你根本不知道她想什麼，而她想講話時是句句中到要害，這跟守恬沒有一句重點的漫天大論一比，是極短篇和長篇的差別；帶守恬回臺北後，可講話的時機太多，心裡反而害怕起這些場合，他喜歡像做學生時一樣，守著角落，有說話和不說話的權利，也有點淡淡的自憐感，最喜歡的，是坐在章惜前面，不發一言不覺得少談了什麼；他聽過章惜辯論比賽，知道她不是不能說話的人，他對章惜的知道，沒有她對他的多。

章惜畢業後並沒有立刻出國，留在臺北做了一年助教，那是他們心境最苦的一年，章惜在他面前不輕言流淚，他因此更難過，他們之間的事，章惜說的好——沒有必要把它擴大。他們暗中苦苦，像黑暗中彼此牽握的一雙手，別人不知道他們的內幕；他們不需要實體的擁抱，握著，更有精神層次的交流。

在學校，他還教統計學，四年級上課時，走進教室，章惜沈靜的坐在最後一排，她選了這門課，每次上課，她就環抱雙手冷眼的看著他，那班學生裡，有人故意老坐在她旁邊，她不理，也叫他心酸，他叫她不要來，她想說什麼也沒說，他知道他們相處的時間少，章惜說：「聽你講課是種享受。」那是她對他最恭維的話，她對他最恭維的行為是——不要什麼的認定他。那時候，他突然覺得自己花了時間和心血在做學問上，倒有了答案，她對他說：「你對別種事物的概念有這麼清楚就好了。」她從來不非議他在別項事物涉及「統計」時的低能。不像守恬；這種女孩該娶了放在家裡的。

她慢慢沿著火車站前的公園路向前走去，行李早托運回家，背了個粗麻袋子，一身紫色寬大的連身袍子，沒來由的，卻覺得好沈沈，春夏初交的天色有點灰藍，公園裡開了滿枝的紫素心，粉紅色，乍看有點像櫻花，她記得公園深處有個碑坊石刻——崇文載道，背景是一株株幽老的金龜樹，傍著荷花池，鋪著青石板；她和余書林來過一次，夜有點涼，發著青白的沈靜，他們一步步走著，走到石碑下，章惜停下腳步，不曉得這四個字

跟物質生活有何衝突；為什麼是屬於精神生活裡不能缺的東西，那個「道」字，讓她頭一偏；她看到蓮花，亭亭如蓋覆在池上，蓮莖很直，她真想撥開蓮葉群，看看下面是不是也有空氣？他們之間，也有過好日子，像那片蓮花一樣，燦爛是燦爛，祇要不堅持看清楚什麼。

坐在公園對面的公車站牌邊，章惜用手帕把長髮一綁，看起來像是這裡的人了，臺南真熱；她上車前，臺北還下著雨，那種一輩子不會停的毛毛雨，她走著走著，走出余撐著的傘下，他拉她進去：「妳真太瘦。」是的，連好好的直路也走不穩，他也是半邊溼，有些人天生的氣質永遠不能抹去，余幾年來幾乎沒變，她問他：「還帶了學生在外面上課？」「不了，連呆子伊凡也不這麼做了。」幾年來，做學問把他僅有的一點朝氣也漸漸磨去，卻更像一個遁世的學者，不沾一點腥，余書林長了一張沈沈靜靜的臉，讓人總想向他辦告解，這樣的一個人理當是沒有東西來牽扯他，活在現世裡，卻極不容易，守恬沒有為他生個一兒半女，他沒說明是什麼原因；章惜什麼也沒插手，他家裡的一切她從來不問。

來了一輛公車，她沒上，小城的一切東西都不變，她遽然決定返國，飛機過境日本，她在機場拍了電報給余，也不是想有人接，現在，倒真是有些近鄉情怯，出去時，爸媽不贊成，現在回來，事前也沒徵得允許，在機場，余書林問：「真回來了？」她祇是笑，

要回來要出去，都是一個情緒，怎麼，這種舉動都快完成了，反而不止一種情緒了嗎？中間的歷程加進了什麼嗎？眼前有人騎摩托車電掣風馳而過，揚起一片灰沙，在多倫多，她買了輛單車，學校很近，她總是獨來獨往，下雨、下雪時，她便走路上學，穿上風衣，把臉藏在豎起的衣領裡，多花了點錢，她連室友也沒有，出國前，章惜對余書林說：「我去體會一下讓你熬不下的寂寞。」說完知道話重了，寂寞使他做了許多不能自己的事，並且——娶了守恬，他從不說後悔，余書林就是那種即使錯了也勇於成全那份錯的人，章惜的話也叫他知道傷她太深，他握著她，眼睛求著她，教給她的統計學一點用不上，她搖搖頭：「不要留我。」她走了，她學得的經濟學裡有種理論叫——邊際貢獻，他對她的邊際貢獻是不能用有界限的價值來分野的，章惜從他那兒得到了許多以前沒有的情緒，這種情緒從別人那裡也許一輩子得不來，但是，余書林對她的貢獻大嗎？在別人眼裡，也許是個零。她走了，尋求人際另一層關係的答案，現在，她回來了，多倫多的安詳，臺南的溫厚，沒有兩樣，她卻都沒有參與感，走在兩層高樓之間，不是不安全，祇是沒有陽光、沒有大門、一條不像路的路；在臺北留了幾天，她說：「我回去休息一陣。」多倫多的日子，是一段空寂的拉長，把她撐的更累，「經濟學精研如你，分析得出人類實關係的利弊嗎？」他搖搖頭，現實的人際關係裡，他也無法點頭，在臺北時，余想知道她以後想做什麼，「以後再說」，如果人真的是祇問以後，那是什麼樣的狀況？

眼前又一輛公車過去，跟著人群、摩托車、腳踏車，混淆雜幌，比她的生活繁複的多，她拿什麼告訴余書林她要做的事？生活裡其實不要忙碌，祇要充實，她一樣也沒有，剛去那年，整天看不下一個字，吃什麼也都吐出來，她根本在排斥自己去適應一種新的生活，他到美國參加短期研究班，她告訴他：「不要來，我忙得很。」行李中沒有一張他的照片，實體上可以看得見他形象的東西她都沒帶，就讓它這樣空白下去吧，有天大雪，門外有人敲門，她正在趕報告，披上他送的麻布大披肩，長髮垂在兩頰邊，拉開門，他仍然喜歡在冬天穿棉襖，有股天生的「土子」味道，面對著她，祇會淡淡地說：「這麼晚了還不睡！」她第一個念頭是看他左手無名指上的戒指還在不在，他第一個念頭是把她那張冷香的臉、細緻的表情重重落實到懷裡，如果兩個久不謀面的朋友見面的第一句話是——好久不見。如果余書林見了她第一句話便是這個，他們之間便沒有色彩可言，沒有故事可續了，他不僅沒說，話還少的出奇，章惜帶他進了客廳，那是一房一廳的格局，房子小而精緻，原來是一個來修哲學博士的尼泊爾學生住的，他租了一半，什麼東西都沒帶突然回國了，房間裡完全的東方擺設，後來聽說那人還是個王子，家裡發生了事，便急急趕回去，臨走向房東推荐章惜，章惜不願意把環境弄得大華麗，但是，這麼獨自的機會畢竟不多，她祇好住下；在客廳，余書林脫去手套，那圈戒指果然還在，接過他脫下的棉襖，裡面貼心穿著她織給他的藍毛衣，為他沏了杯釀而濃的龍井，他愛喝

濃茶這種行為最不像他的人，坐定後，發現椅子內正躺著一本他寫的經濟學教材，他拿起，翻了翻，像看別人的作品，淡淡地說：「有個年會在加拿大召開，學校就近派我參加。」他把書放下，捧著茶：「章惜，我——。」什麼話也不能說，越過他肩頭，窗外是一片廣袤無垠的深雪，那條她獨自來去幾百次的林蔭如今是枯枝疏掛，自開始她就沒正視他一眼，迎著他的目光，明天要交的報告可以讀出什麼學問嗎？

那篇報告，她沒交，到加拿大根本不是來唸書的，陪著他去開會，他安排她在會場對面一間窗明几淨的咖啡館裡坐著，章惜淨白的臉上全是笑，他仍然穿著那件毛衣，「換一件吧。」「不要。」「別人都不這麼穿。」「學問在衣服下面。」他偏不說愛她送的衣服，等他的時候，去買了件鹿皮的背心，輕巧而溫暖；「何苦呢妳。」他接過衣服時說，她低下頭：「每天經過那間店，幾個學生自己經營的，看了就覺得你穿最適合。」也不是投桃報李，他說：「我給妳樣東西，不會生氣吧？」「試試看。」他帶了個K金鑲相思豆的戒指給她，相思豆是以前她給他的，鑲工精緻，設計得也很巧，戴在她手上不鬆不緊，章惜的手指瘦而長，指甲也長的好看，完全沒有一點「匠氣」的手，不像一般女孩子愛把指甲修的像套了假指甲那麼整齊劃一，她好愛：「倒應證了你的統計才能。」他還給了她一支筆，筆頭上也鑲了顆紅豆，他說：「每天妳總要寫字吧。」那年他多大了？三十七，講起話來還像個孩子，不敢像孩子一般放肆的問：「想我嗎？」認

識幾年，除了偶爾親她，他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，余書林喜歡說：「乾乾淨淨。」她說：「我們之間是形式關係的衝突。」

章惜帶他去了一家地下酒廊，一進門，是張黑白滿牆的蓮花照片，墨綠色的地氈，竟然十分古雅，他看看她，章惜笑笑：「沒想到是吧。」那家酒廊叫——不染塵。到了晚上有人吹橫笛，氣氛氤氳，味道是絕頂的，他簡直著了迷，左右看看，「放心，這裡碰不上你那些開會的同事。」余書林抓起她的手就要走，「去那裡？」「他們今天在飯店有個酒會，我們去。」她親親他面頰：「不要生氣。」「章惜，我從來不怕別人知道。」他嚴重地告訴她，「我怕。」「騙人。」「真的，坐下吧，下次什麼時候見你一定。」余一雙眼都是煙，咬著下脣坐下來，吹橫笛的走過來，和章惜打招呼：「兩個人哦。」她給他一杯酒：「去吹那首聖歌。」余書林奇怪的看著她，章惜的週圍正常的人不多，她似乎天生有種本事，把她認得的人都淨化成了不同的型式，那些相像的人都掉了下去，現在，這氣質更明顯了，她舉起酒：「可飲一杯無？」那首聖歌他聽過，歌詞裡有句，當你痛苦的時候默念主。她的主呢？余一飲而下，氣氛太好，心太悶，情緒太高張，他喝了很多，看著章惜在眼前，卻好遠，他伸手想抓住什麼，整張臉卻埋在桌面上，喝醉了不吵也不鬧，安靜的躺在章惜的床上，掙扎的睜開眼，她用熱毛巾覆在他額上，遞給他一杯龍井，他不停的從心底叫：「小惜。」她總是「我在。」從心裡回。